



鲍照乐府诗中的“代言”与“自言”手法研究

**An Analysis of the ‘Mouthpiece’ and ‘Self-narration’ in Bao
Zhao’s Yuefu Poetry**

温瑜欣

BUN YI XIN

20ALB02115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4



鲍照乐府诗中的“代言”与“自言”手法研究

**An Analysis of the ‘Mouthpiece’ and ‘Self-narration’ in Bao
Zhao’s Yuefu Poetry**

温瑜欣

BUN YI XIN

20ALB02115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4

目次

| | |
|--------------------|-----|
| 宣誓..... | ii |
| 摘要..... | iii |
| 致谢..... | iv |
| | |
| 第一章 绪论..... | 1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2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4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8 |
| | |
| 第二章 乐府大家鲍照..... | 10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与思想风气..... | 10 |
| 第二节 乐府诗创作..... | 12 |
| | |
| 第三章 代人抒怨——代言..... | 15 |
| 第一节 对君主的不满..... | 16 |
| 第二节 对征途的哀叹..... | 19 |
| 第三节 小结..... | 22 |
| | |
| 第四章 自抒己情——自言..... | 23 |
| 第一节 对命运的无奈..... | 24 |
| 第二节 对征途的哀叹..... | 29 |
| 第三节 对君主的不满..... | 32 |
| 第四节 小结..... | 34 |
| | |
| 第五章 结语..... | 36 |
| | |
| 参考文献..... | 39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温瑜欣 BUN YI XIN

学号：20ALB02115

日期：2024年4月19日

论文题目：鲍照乐府诗中的“代言”与“自言”手法研究

学生姓名：温瑜欣

指导老师：叶秀清师/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鲍照乐府诗既继承了汉魏乐府的特点，亦在题材、句式、音律各方面有所开创，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而叙述手法作为侧面了解诗人思想情感之工具，却遭到学者的忽视。故此，本文将剖析鲍照运用代言与自言叙述手法之方式与效果，以了解鲍照之真实情感与观点。论文第一章以前人研究为基础，并定义“代言”与“自言”之涵意与范畴，以便区分鲍照自言体诗与代言体诗。第二章梳理了士族、庶族与君主三者竞争激烈的时代背景以及儒道兼具的思想风气对鲍照思想的塑造，进而论述鲍诗俊逸、慷慨并委婉的复杂风格，以为后文垫下扎实的根基。第三章将其代言体乐府诗分为对君主的不满和对征途的哀叹，透过代言对象及代言体诗中所运用委婉表达，窥见鲍照怨君忠君的复杂思想及对现实困境的逃避。第四章则将其自言体乐府诗分为对命运的无奈、对君主的不满和对征途的哀叹，并以寓情于景、比喻和意象之手法及“君不见”、众中宣讲和对话之叙述方式，展露鲍照消极避世之想法与建功立业之抱负。

【关键词】 鲍照、乐府诗、叙述手法、代言、自言

致谢

历时半年的时间，一份两万多字的毕业论文终于完成了。它在我心中不是一份优秀的报告，但或许总有一些遗憾是需要等到未来的某一刻才能弥补的吧？我不后悔自己在最后一个学期参与各种小型活动，只后悔自己没有安排好更多的时间去完成论文。不论如何，这份论文的完成也预示我的大学生涯即将落幕。

首先，我要感谢我自己，感谢自己努力完成了这份论文，没有让自己大学的最后一个重要事项成为不堪回看的学术垃圾。感谢自己熬了好几个大夜，去了无数次的图书馆，重复翻阅了诗集无数次，坚持把这份论文完成了。鲍照诗歌的研究是少见的，当初我凭着兴趣选择了鲍照作为研究对象，虽然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因为资料少而遇到了很多困境，但是我不曾后悔选择这个题目。因为我想，这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我才是一直以来的我。这份论文能够完成，我想对自己说：“辛苦你了，不论结果如何，你努力了！为你感到骄傲！”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叶秀清老师，没有她的指导，我的论文必然会比现在的完成品还要差上许多。虽然她总是处于忙碌之中，却仍然愿意抽空回答我各种问题，帮我走出困局。每次咨询的时候，她更多地是引导我去做思考，而非表现出：“这就是正确的！听我的！”的态度。不仅如此，她也会耐心地、温柔地给予我各方面的建议，不仅是学业方面的，还有人生方

面的。我在这位老师身上真正看见了何谓“言传身教”，万分感激之情总是难以言喻。

接下来要感谢的是我的男朋友——陈治滔，以及中文系的朋友——ivy、志康、乐庭、竞带。写论文的过程必然是充满痛苦与压力的，而他们的陪伴让我在这条路上多了许多慰藉。治滔虽然无法在论文撰写方面给予我帮助，但是他总会抚慰我焦躁的内心，带我去吃美食、散散心，并给予我鼓励。若说在宿舍的每个夜晚都是由他陪我度过，那么在 Study Corner 的日子则是和中文系的朋友们一起度过的。我们会一起吃饭，然后在 SC 待到关闭，从日落到天黑，与他们一起为了 FYP 而压力与疲惫的日子，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或许大家未来会各奔东西，但曾经相互陪伴的日子不会被时间磨灭。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虽然身在柔佛，也少直接对我表达爱意，但他们总会时不时流露出对我的关心。我的父母不曾在学业方面给予我压力，并支持我做出的决定。能够不为生活而忧，能够专心在论文之上，他们的功劳不可埋没。

在我的大学中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目标，但我相信每一场刻在心里的相遇都会有它的意义。感谢在大学生涯中给予我帮助的人，很高兴遇见那些一同留下美好时光的人们，祝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发光。

祝 身体健康 向光而生

第一章 绪论

鲍照因其出身低微，在看重门阀制度的魏晋南北朝并未受到重视，且在《南史》仅以二百多字的介绍被附在〈宗室列传·刘义庆〉之后。鲍照在历史地位上终究处于较低的地位，所幸其在文学方面的重要性没有完全被其卑微的身份掩盖。《南齐书·文学传论》谓鲍照“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¹，沈德潜《古诗源》载：“明远乐府，如五丁凿山，开人世所未有，后太白往往效之。”²，这些评价证明了鲍照虽然在其所处的时代不得扬名，但在后代渐渐开始受到人们关注，并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元嘉三大家。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萧涤非先生因鲍照之乐府诗源于汉魏乐府，而有别于南朝乐府，特开一节以撰〈汉乐府大作家鲍照〉，可见鲍照乐府诗之独特性。

在众多写作手法中，叙述手法是了解诗人思想的重要工具。然而鲍诗的写作手法未获得全面、深入的研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谈论鲍照的书籍集中研究其主题和意识，而较少对写作手法的使用进行论述。因此，本文将通过鲍照乐府诗中“代言”和“自言”第一人称叙述手法的运用，进而窥探鲍照真实的情感与想法。以叙述手法作为研究视角有利于学者能从不同的视角，对鲍照的各种观点进行探讨，其中包括其君主观、政治观、天命观。如此，这篇论文即能以一个崭新的研究切入点，对鲍照思想有更深度的理解或全新的阐述。我希望

¹ 【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2017），页1001。

² 【清】沈德潜选，《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249。

这篇论文能够展现出代言与自言手法的运用技巧及效果，也希望能借此手法研究对六朝宋时期下层士族之思想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第一节 概念界定

代言，是“‘代人立言’，所代言的内容和形式俱无具体规范可循，于是只能根据自己对所欲代言之对象的了解，以‘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方式，来替他说话。”³代言本意为站在他人角度，透过其身份、处境等揣摩其心理，并代他抒情言志，即代他者言说。⁴此处的“他者”不限于人类，如游子、征夫、怨妇，也包括动植物与器皿。无论是代人或代物立言，代言体诗皆具备“代人言心”和“代己言心”的功能。⁵

代物立言的乐府诗与寓言诗的差别在于，诗中的动植物和器皿并非作为单纯的意象来寄寓道理，而是将它们作为诗人自身，表现诗人个人之生命体验。梅家玲认为这是一种“即镜即我”的表现方式，透过创作主体与叙述主体“我/他”关系的融合得以建立。⁶创作主体（我）在了解代言对象（他）的过程中获得了他的人生经验，并将这些通过文献、社会、自然现象所获得的叙述主体之感受和意志与自己的人生经历融合，形成了创作主体为叙述主体代言，叙述主体为创作主体代言的情况，这便是双向代言。而代言体诗的评判标准在于，一、表达方式多为叙述、言说、独白；二、人称多采用第一人称；三、表现角度乃

³ 梅家玲，《汉魏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台北：里仁书局，1997），页17。

⁴ 胡祥华，《汉魏六朝代言体诗探析》（芜湖：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页1。

⁵ 胡祥华，《汉魏六朝代言体诗探析》，页1。

⁶ 梅家玲，《汉魏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页83。

以叙述主体的身份、口吻从其立场进行发言；四、形式内容表达了创作主体之所思所想；五、诗的标题多以“代”为首。⁷

自言，乃是创作主体在诗中抒发内心情志，且多涉及本人的生活经历，即是以“我”的身份述说我的故事与想法。此处的“我”为鲍照本人在诗中的存在，可分为显性和隐性。显性的“我”在诗中有明显的存在，隐性的“我”通过呼唤倾诉对象“君”而仿若出现在诗中。若诗中所叙述的事件不完全符合鲍照生平，此诗也有可能乃自言体诗，其判断的标准在于：一、所叙述的事件与鲍照的经历有相似之处；二、所表达的情感符合鲍照抑郁不平之气的风格；三、据题名分析而无代言的可能；四、明确展示了创作主体或倾诉对象存在。当诗中无两者之存在，且所描写的事迹适用于众人之处境，如〈代苦热行〉〈扶风歌〉，便不会纳入自言体诗中。反之，若该诗没有使用“我”这一字眼，但以“少年”、“倦客”等作为创作主体，且符合上述其他三个标准，则会纳入其中。

在乐府诗中“对它们（‘代言’和‘自言’）作出甄别，直接关系到对作者创作意图、作品情感内容乃至文学特征的理解。”⁸通过代言和自言手法赏析鲍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代言的叙述是婉转的，它所叙述的表面意涵背后必然有深一层的意思；自言的叙述是强调的，它所传达的必然是真实且深刻的思想情感。唯有对乐府诗的叙述手法有正确的认识，方能避免扭曲或过渡诠释鲍照真正的观点。

⁷ 李军，〈“代言体”辨识〉，《鄂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页7、8。

⁸ 廖群，〈“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文史哲》1999年第6期，页57。

第二节 文献综述

纵观古今之文献，从代言和自言手法对鲍照乐府诗进行探讨的研究相当之少，仅有三个文献，即《晋宋乐府诗研究》《南朝代言诗研究》〈鲍照拟乐府与文人乐府体的建构〉。然而，针对鲍照乐府诗的叙述主体进行论述的却不少，部分文献并未区分自言与代言，直接阐述第一人称叙述手法的使用和效果；部分论述没有标明“代言”，可所描写的正是代言之特点。反观鲍照自言手法之相关专章或论文至今仍未出现，这或是因为自言是从古至今常见的叙述手法，且鲍照多在乐府诗中以代言表现出多样、复杂的虚幻角色，所以自言的研究价值受到低估。

欲论目前对鲍照自言体乐府诗的研究，只能在鲍诗的主体研究里挖掘线索。王志清在《晋宋乐府诗研究》中记载道魏乐府已有“真实的作者自我”（自言）和“虚构的艺术形象”（代言）此两类叙述主体之存在⁹，李小利《汉魏六朝叙事诗研究》亦表明自传式结构可分为“亲历的自传式”结构和“虚拟（代拟）的自传式”结构¹⁰。此说明了自言体诗非鲍照之首创，而鲍照自言体乐府诗之有别于前人者，乃是“我”的存在多数为显性。鲍照甚至在诗中将“我”放置在开场套语中，犹如对着台下的观众说话，此做法可称为“众中宣讲”。王相信众中宣讲有加强事件真实性和情感感染力的效果，而这种做法与汉乐府厅堂说唱的表演性以及刘宋朝野上下盛行的歌舞娱乐有着脱不了的关系。¹¹

⁹ 王志清，《晋宋乐府诗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页303。

¹⁰ 李小利，《汉魏六朝叙事诗研究》（芜湖：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页24。

¹¹ 王志清，《晋宋乐府诗研究》，页306。

对于自言手法之优缺点，李小利之研究和沈玲《鲍照乐府诗研究》皆有所提及。沈玲提出以“我”为主体的叙述方式有其局限性，即“我”只能述说我所知道的事物，导致诗歌内容受到限制。然而，有限的视角能给予读者更大的联想空间，让读者在跌宕的情绪之后发挥自己的想象。而对于内容的限制，鲍照的做法是使用流动的视角，从“我”的视角转去第三者的视角，“两种叙事方式互相补充，诗人种种情怀更充分地得到展开。”¹²根据李小利的研究，自言之优点有二：一、真实感更强，因为诗中所述皆是诗人的亲身经历或亲自获得的讯息；二、倾诉式的叙述手法，有利于表达真实情感，与读者产生情感上的交流。¹³由于这些学者并未将叙述视角进行细分，因此他们所提及的优缺点实际上同时是自言和代言的特点。这是目前研究范围局限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前人对鲍照自言体乐府诗的忽略导致了我们无法知晓鲍照在什么情况下会使用自言？为何而使用？

针对鲍照代言体乐府诗的论述相对较多，有趣的是，我发现学者的研究范围非常狭隘，且不同的学者会有相互矛盾的观点。根据陈珂《南朝代言体诗研究》，鲍照代言体乐府诗共有三十八首，其判定标准为满足其中一个条件：以“代”字为题、有“我”或者“君”的存在、抒情主体和鲍照身份不相同。¹⁴这些抒情主体的身份多变，有可能是思妇、寒士、老兵、任侠少年、空城雀等。代言能给予诗人更大限度的创作自由，使他得以在乐府旧题中以新辞替代旧意，而非单纯的拟古。吴大顺《鲍照拟乐府与文人乐府体的建构》亦认为以“代”字为题的乐府诗大多寄托着鲍照个人情感，且内容主题上有别于旧题乐

¹² 沈玲，《鲍照乐府诗研究》（江苏：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02），页24、25。

¹³ 李小利，《汉魏六朝叙事诗研究》，页25。

¹⁴ 陈珂，《南朝代言体诗研究》（漳州：闽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页11、12。

府。他将“代”字分为三种意思：代替他人立言、委婉表达内心情感、自拟新题。¹⁵据其说法，“代”不意味着代言，而有可能是替代旧题，这便与陈珂判定所有以“代”字为题之诗为代言体的做法有所冲突。

陈桥生《刘宋诗歌研究》将研究锁定在鲍照闺怨乐府诗和征战乐府诗上，表示鲍照常借征夫、思妇或弃妇的哀怨愁思来表达自己仕途上的不得意。陈桥生以〈拟行路难〉为论证，展示鲍照如何借不同角色讲述不同生活环境中共同的人生悲哀，而这份悲哀正是鲍照一生之写照。在〈拟行路难〉中“有对自身遭遇的叙说，有对寒士不遇的愤懑的抒写，有对人生无常的悲哀，有对现实不平之气的倾吐”¹⁶，可见其代言体乐府诗是直抒胸臆的。于海峰《汉魏晋南北朝边塞乐府诗研究》与沈玲之研究亦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鲍照乐府诗中的抒情主体会因诗歌内容的不同而有所改变。正是因为鲍照在这些主体身上加入了自己的生命经历与感慨，所以才能与笔下的人物共情，诗中的情感才会格外浓郁。于进而补充道，鲍照之所以使用代言或用典，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和经历而导致他不能直接抒发内心情感。¹⁷在此可用王志清的一段话来总结“代言”的艺术效果：

“我”的设置意义在于，一方面有利于主观感情的抒发和情感色彩的强化；另一方面由于“我”的表面身份很清楚，可以将述说纳入到与诗

¹⁵ 吴大顺，〈鲍照拟乐府与文人乐府体的建构〉，《中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4期，页46。

¹⁶ 陈桥生，《刘宋诗歌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210。

¹⁷ 于海峰，《汉魏晋南北朝边塞乐府诗研究》（北京：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论文），页91。

人无关涉的他人名下，从而更自由的表达一些难以言说的内容，便于乐府正直讽喻功能的实现。¹⁸

此处有一疑点，代言究竟有没有帮助鲍照隐藏其想法？若说闺怨诗乃借怨妇、思妇的身份来隐藏自己对于皇上或朝廷的不满，那么在征战诗中以征夫来隐藏自己对于战争的愤恨却是不合理的。可见部分代言体乐府诗是直抒胸臆的，部分代言体乐府诗是暗喻、暗讽的。这种两面性使代言之功能变得矛盾，进而导致我对代言之作用的现有说法产生怀疑。

最后，胡祥华《汉魏六朝代言体诗探析》没有停留在乐府诗的诗歌主旨和思想情感，而是进一步对代言手法的意象、情景、故事进行研究。虽然鲍照并非其主要研究对象，但胡在文中以鲍照乐府诗为例子，故本文也将做简单论述。在征战诗与闺怨诗中，诗人常用“转蓬”或“飞蓬”来表达思妇的哀愁或游子的流浪。在情景方面，诗人常借王昭君表达乡愁，或是借精美事物的变化来表现人物内心的变化。诗人也常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延伸出事件，如〈采桑〉，来表达相思之情。

综上所述，可见目前对鲍照自言体乐府诗之研究相当匮乏，对鲍照代言体乐府诗之研究亦停留在表层。因此，区分代言和自言并将其作为独立的手法进行研究与论述是必要的。

¹⁸ 王志清，《晋宋乐府诗研究》，页 305、306。

第三节 研究方法

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总是建立在类似的研究方法上，其中最为常见的应属文献研究法、分析与归纳法，再次则是文本细读法或文史互证。我所选用的研究方法正是文献研究法以及文本细读法。

文献研究法，也被称为资料研究或文献调查，是一种对文献资料进行检索、搜集、鉴别、整理、分析，进而产生事实科学认识的研究方法。¹⁹此研究方法之优在于能对古今中外的文献进行分析，其劣处则是难以对数量庞大的文献做出完全准确的价值判断及质量把握。此外，难以获得部分珍贵文献之资源，尤其是一些古代书籍不论在图书馆、线上图书馆、网络都难以查阅。虽然如此，文献研究法仍是研究文学必用之方法。

为从叙述手法对鲍照进行研究，我参考了文学、思想和历史类的资料，其中包括年谱、集注、文学理论、思想史等一手及二手资料。文学类资料是本文较为重要的部分，一、《鲍参军集注》《鲍照乐府彙解》这类诗歌注释之书籍，乃赏析鲍诗并分析其叙述手法之设置及意义的必备工具；二、《叙事学》等文学理论书籍，有助于了解叙述手法的相关资讯。文学类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是完成此论文的基础条件，而思想类及历史类文献则有利于了解鲍照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主流思想，亦有助于阐发诗人的观点及其背后成因。此三种文献之研究，应以文学类文献为主要的核心与论述，并以思想类和历史类文献作为辅证。

¹⁹ 杜晓利，〈富有生命力的文献研究法〉，《上海教育科研》2013年第2期，页1。

与古老的文献研究法形成对比，文本细读法源于二十年代发端于英国并在四、五十年代主导美国文学批评的新批评一派。新批评将文本作为本体，去除掉作者的存在，而文本细读法则是建立在此先要条件下“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结构要素作尽可能详尽的分析和解释”。²⁰对诗人的解构能让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诗歌上，对其进行细致的、局部的赏析，且该分析结果不会被外在因素所改变。以细读法赏析乐府诗有利于准确确认诗歌主体及诗歌含义，然而隔绝诗歌以外的一切事物，摒弃作者的经历、情感、处境、社会等，将导致解读成果与作者思想有所落差。

在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我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文本细读法，以便对鲍照乐府诗有深度且详细的解析的同时，也能借由对鲍照性格、经历、时代风气、思想的掌握，揭示鲍照使用代言和自言来创作乐府诗的真正意图。

²⁰ 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153。

第二章 乐府大家鲍照

鲍照，字明远，生于公元 414 年至 416 年，卒于公元 466 年，他的一生见证了刘宋王朝的建立与灭绝，他本人亦在朝代之争中落得被杀害的结局。鲍照终身都在渴望建功立业，为国报效，可惜才秀人微，他虽在文学方面有出色的表现，但为官多年却鲜少获得重用，罔论为国立下大功。以我之见，正是其生活的时代和矛盾的思想才使其乐府诗有如此高之成就。

第一节 时代背景与思想风气

魏晋南北朝整体是个门阀制度被大力实行的时期，但在晋灭宋起之时，士族的政治地位受到庶族出身的宋武帝刘裕打压，而下层士族和庶族拥有进入政权中心的机会。士庶之间的激烈较量和士庶与皇帝的利益关系，三者之间的平衡常处于不平稳的状态，而此明里暗里的争夺乃鲍照悲剧一生的主要外界因素。鲍照是“刘宋皇帝及其利用的寒门恩幸为另一方政权再分配斗争中受双重压抑的牺牲品。”²¹，他心怀进入政治中心的希望，又因怀才不遇而深感悲愤。在他漫长的仕途中，唯一接近政治中心之时便是在公元 456 年被委以中书舍人兼太学博士之官职，可在一年后却因与王僧达密切交往而被贬黜为秣陵令，此后他最高的官职仅是位列下品的参军。

²¹ 管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论》（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 213-214。

由于政治权利的重新分配，上层士族虽然保有高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上的优待，却已失去实权。这时得以崛起并进入朝廷中心的是获得刘宋皇帝恩宠的下层士族。“掌权的寒门士族为保住其既得利益，也需与高门士族共同筑起门阀的壁垒，阻挡地位更低的庶族阶层的崛起。”²²鲍照虽为下层士族，²³其处境却犹如庶族，所受到的阻碍不仅来自长期霸权的上层士族，更是来自寒门之间的内部斗争。因此，鲍诗中包含了对待朝廷之人的两种情感，一种是面对上层士族时，对命运不公的哀怨；一种是面对下层士族/庶族时，对宦场险恶的忿忿不平。²⁴正是这样的残酷处境，才使得鲍照乐府诗处处透露悲慨之气，写尽现实的黑暗与苦难。

鲍照出生于南北朝分裂之期，后来在内乱激烈的时代成长，最后死于北魏侵袭的乱战之中，可见其一生都处于极度混乱的环境。世道的黑暗同时意味着思想的自由，因而当时亦是思想丰富多元的时代²⁵，鲍照的思想自然变得多元甚至矛盾。虽然在他出生的东晋时期以玄学之清淡思想为主流，但实际上“清淡玄学多流行于世家大族，而一般中下层士大夫的主导思想意识还是儒家经学。”²⁶，可见其接受的是儒家教育。同时，鲍照的处境和性格导致他无法追随当时流行的佛学和玄学。愤世嫉俗的他无法像陶渊明过上道家的隐居生活，或是像谢灵运那样遁入佛学的空门中，来自现实的压迫与艰苦可说是巩固了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

²² 陈勇，〈刘裕与晋宋之际的寒门士族〉，《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页40。

²³ 丁福林，《鲍照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页13。

²⁴ 鲍照〈代放歌行〉“小人自龌龊，安知旷士怀。”，此句可见鲍照对于寒门恩幸的直白抨击。

²⁵ 宋文帝将将玄学和儒学与史学、文学一并设为四学。

²⁶ 钟优民，《社会诗人鲍照》（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页47。

鲍照身处南朝，或多或少受到了当时流行的道家玄学影响。《论语·泰伯》载：“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²⁷，儒家认为在政治情况混乱时应明哲保身。然而要将诗人的避世思想认作成儒家对他的影响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将其作为道家潜移默化地对其产生影响的证明。鲍照的退隐之心更多地是在受到打击之后才会偶然出现，就像玄学之人渴望通过避世来追内心宁静，“这似乎是中国文人一贯的态度，在政治得意时，就抱持儒家入世的态度；失意时就想归隐，抱持道家出世的精神。”²⁸鲍照之所以受到道家玄学的侵染，除时代之思想风气影响，也受刘宋皇帝深受道家思想所影响。君主表现出明显的崇道行为，存有“慕隐之心”并多次“招隐”，诗人为了迎合皇帝，必然须对道家进行了解。²⁹另一原因或是鲍照幼时在东海地区受到滨海地域天师道的影响，甚至鲍照家族有世奉天师道的可能性。³⁰只是鲍照一心求取功与名，因此相较于道家，儒家在其思想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

第二节 乐府诗创作

鲍照的处境与思想奠定了他在乐府诗中的地位，其大部分文章虽已失散，今日仅存八十六篇乐府诗，但依旧能看见鲍照有别于当代的独特风格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正如萧涤非所说“鲍氏乐府之在南朝，犹之黑夜孤星，中流砥

²⁷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106。

²⁸ 苏瑞隆著，《鲍照诗文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41。

²⁹ 吴怀东、王雅娴，〈论鲍照与道教——以鲍照涉道诗歌为中心〉，《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页125。

³⁰ 吴怀东、王雅娴，〈论鲍照与道教——以鲍照涉道诗歌为中心〉，页126。

柱……以乐府言，则当让鲍照独步！”³¹。乐府诗之特点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³²，因而乐府诗之创作讲究入世，即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及对其的情感抒发。然而南朝时期的乐府诗却注重在描写女子艳歌，所述皆是男欢女爱之事与情，全然失去乐府诗应有的反映现实及讽刺的功能。

唯有鲍照继承了汉魏诗风，对现实险峻与残酷发出抨击，积极发表个人志向。“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³³是建安时期的文学风格，其意味着建安诗的文气充沛，情感慷慨悲凉，而《艺概·诗概》评“明远长句，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在当时不可无一，不能有二。”³⁴便是认可鲍诗具有以上特点。鲍照之所以有能力继承汉魏诗风，写出充斥愤懑抑郁之气的乐府诗，与上节所论述的时代背景和个人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诗人并未凭借满腔激情去自创新题，反而惯于借旧题拟新意，而建安曹植正是鲍照的主要学习对象，尤其是曹植的边塞从军题材及爱国思想。³⁵西晋陆机的壮丽辞藻、东晋陶渊明的含蓄抒情，亦对其乐府诗创作造成了影响。

以上种种因素，导致鲍照乐府诗充满俊逸与悲慨。对鲍诗俊逸的评价源于杜甫《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³⁶俊，指文章俊美；逸，指逸气，“俊逸”意味鲍诗在文笔上有写景物之精美，在风骨上有豪迈之气。诗人将其对征途上的艰辛、对宦场险恶的悲愤、对

³¹ 萧涤非著、萧海川辑补，《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增补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页245。

³² 【汉】班固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342。

³³ 黄叔琳注、李洋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64。

³⁴ 【清】刘熙载，《艺概》（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5），页56。

³⁵ 陈孟莹，《鲍照乐府诗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论文，2020），页42。

³⁶ 【唐】杜甫著、夏华等编译，《杜甫诗集》（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页19。

君主的不满，种种负面情绪展现在诗中，使鲍诗具有强烈的情感感染力。悲慨意味着慷慨悲凉，激昂与悲哀的情绪在鲍诗中时常出现，两种情绪以转折或兼具的方式在诗中呈现。不论在自言体诗歌或代言体诗歌中，豪迈之气与悲哀之情皆有充分体现。相比之下，自言体乐府诗所表现的情绪更加浓厚，所言也更加直接。这是因为鲍照将其真情实感毫不掩饰地铺写在诗中，为百姓叹出他们心中最浓郁的悲愤。

俊逸与悲慨是鲍诗之特点，然而我们不可忽视吞声踯躅不敢言的鲍照。他纵然有着充沛的情绪，可有些负面情绪是无法直言的。鲍照仅是一位下层士族，他上有君主与上层士族，下有下层士族和寒门，进退两难的处境导致他变得小心翼翼。他敢怒不敢言，只能通过他人之口来表达愤恨，这便是代言体诗。鲍照终生都抑郁不得志，他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抒发口，在诗中也需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可说悲愤不已这一词汇伴随了他一生。

鲍照悲惨的经历与矛盾的思想铸就了其乐府诗的巨大成就，他近似下层人民的经历使他拥有丰富的阅历和浓烈的情感，而他坚守的儒家思想和时不时动摇他的道家思想使鲍照陷入入世与隐世的内心对抗之中，加强了他人生的悲剧意味。正因如此的背景，我们才能在鲍诗中看见代言与自言的使用。鲍照在不同情况下，表达不同思想情感时，会选用不同的叙述手法。代言是为了言其所不能言的；自言是为了言其所欲强调的，因此透过对代言与自言的分析，能够看见鲍照真正的想法与感受。

第三章 代人抒怨——代言

鲍照乐府诗继承了反映现实与讽刺的功能，而代言手法正是其用以讽刺的道具。代言使鲍照得以假借他人的身份来述说无法直言之语，以便掩饰其自身的想法，而不受到君主的责罚或小人的陷害。诗人在代言体诗惯用委婉的方式来表达怨念，其使用旧题乐府诗亦有以沿袭之名掩饰真意的目的。³⁷

在鲍照乐府诗中，共有十七首诗代言体诗，其中大部分以怨女代言，少部分则以动物代言，仅有一首以侠客少年代言。这些诗歌主要抒发对君王或上层阶级的怨念，惟有四首非以此为主旨。

鲍照代言体乐府诗

| 主旨 | 题目 | 代言对象 | 数量 |
|---------------|-------------|-----------|----|
| 抒发对君王或上层阶级的怨念 | 〈采桑〉 | 怨女 - 闺中妇女 | 13 |
| | 〈代陈思王京洛篇〉 | 怨女 - 帝王妃子 | |
| | 〈王昭君〉 | 怨女 - 帝王妃子 | |
| | 〈代朗月行〉 | 怨女 - 歌女 | |
| | 〈代结客少年场行〉 | 少年 | |
| | 〈幽兰五首 其一〉 | 怨女 - 闺中妇女 | |
| | 〈幽兰五首 其二〉 | 怨女 - 闺中妇女 | |
| | 〈幽兰五首 其三〉 | 怨女 - 闺中妇女 | |
| | 〈幽兰五首 其四〉 | 怨女 - 闺中妇女 | |
| | 〈幽兰五首 其五〉 | 怨女 - 闺中妇女 | |
| | 〈代鸣雁行〉 | 动物 - 鸣雁 | |
| | 〈拟行路十八首 首二〉 | 怨女 - 闺中妇女 | |
| | 〈代北风凉行〉 | 怨女 - 闺中妇女 | |

³⁷ 王志清，《晋宋乐府诗研究》，页 253。

| | | | |
|--------------------|--------------|---------|---|
| 抒发对仕途中的不幸遭遇的哀叹以及决心 | 〈代别鹤操〉 | 动物 - 鹤 | 2 |
| | 〈代空城雀〉 | 动物 - 雀 | |
| 抒发对于年华逝去而处之泰然的态度 | 〈拟行路十八首 首十五〉 | 怨女 - 舞女 | 1 |
| 表达自己愿意为知己而奉献生命 | 〈代雉朝飞〉 | 动物 - 雉 | 1 |

第一节 对君主的不满

鲍照十七首代言体乐府诗中有十一首诗以女子的口吻，借美人或闺妇的身份来表达其对君主或上层人士的不满，仅有一首以侠客代言³⁸，一首以动物代言³⁹。因此，本节将着重阐述以女子代言的诗歌。以女子为主体之诗早在《诗经》就有雏形，后来在南北朝时期，不停息的战乱导致征夫思妇的情况大量出现，随之而来的是大量诗人对该现象的描写。随着孤身一人等待丈夫归家的时间越来越长，闺中妇女对丈夫的情感渐渐从思念递进到哀怨，该形象亦从守望丈夫的回归变成哀叹自己年华逝去，形成了闺怨诗。

早在鲍照之前，屈原〈离骚〉、曹植〈七哀诗〉就已经凭借闺妇对丈夫的思念和怨念，委婉地述说自己在仕宦生涯中受到的打击。鲍照与以前的诗人一样，通过闺妇对丈夫或妃子对皇帝的不满，来表达自己作为臣子对君主的怨念。闺妇在诗中的形象往往是依附于其夫的，这与鲍照在现实中依附刘义庆、巴结君主、被迫随军出征等事件相符，可说鲍照正是政治职场中始终不受重视

³⁸ 鲍照〈代结客少年扬行〉以少年侠客为代言对象，除了表达对于贵族官僚的不满，也展现歌颂了侠客不为利益争夺的心态。这种心态是以女子为主体的闺怨诗难以展现的。

³⁹ 鲍照〈代鸣雁行〉就像是將思妇化作雁，以大雁与雁群和伴侣走散的故事，表示了自己不被君主重视的怨念，同时也展现出了追随君主的渴望。雁在中国传统意象上有爱情坚贞的意思，因此此诗中凄惨地等待雁群的大雁代表的正是苦苦等待丈夫归来的思妇，进而能够解读为鲍照自身。

的“怨妇”。他之所以能生动地刻画女子的处境与心情，除了他本身非高层士族且关注底层人民之外，也因他本身有着与怨妇大相径庭的人生经历。

怨妇对丈夫有着复杂的情感，她既思念丈夫并渴望他归来，又埋怨他迟迟不归，而鲍照对君主的情感也是多面的。鲍照作为有才之人却不遇伯乐，年近五十才受到君主关注的他自然对君主有所不满，他怨君主的无情〈王昭君〉、心思变幻难测（〈代陈思王京洛篇〉〈拟行路难十八首·其二〉），也怨君主的忽视导致美好年华逝去（〈代北风凉行〉）。其中〈王昭君〉是较为特殊的一首诗，一、王昭君乃是饮恨吞声的经典人物；二、此乃唯一写明怨女身份之诗，三、此诗是罕见未以“代”字为首，并沿用旧题旧意的。可知鲍照书写此诗正是为了借这个富有意涵的人物，来表达自己对于君主的不满。此诗仅以短短四句⁴⁰描述王昭君被迫远嫁时的极致悲痛，而并未说明悲伤之缘故。然而通过王昭君的真实事迹即可知道，她的悲剧源于小人的陷害及皇帝的不重视⁴¹，这与鲍照的遭遇极为相似。鲍照〈王昭君〉在叙述方面借用了经典人物的身份，在内容上全然未提及悲伤的缘故，甚至不曾出现“君”这一词汇，可说鲍照通过重重层面严实地隐藏了深刻的悲痛及对君主的怨恨。

王昭君本身有着强烈的怨情和典型的故事，因此鲍照在此诗中除了表达她的悲伤之外便不再叙述其悲、怨的原因与对象，以防止诗中留下的线索过多。当我们看其他诗，例如埋怨君主的心思与宠爱变化莫测的〈代陈思王京洛篇〉〈拟行路难十八首·其二〉，可发现诗人以其他方式来掩盖本意。他通过场

⁴⁰ 原文：“既事转蓬远，心随雁路绝。霜鞞旦夕惊，边笳中夜咽。”参见【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205。

⁴¹ 据传闻，王昭君长相极为貌美，却在入宫后因不愿贿赂宫廷画师而导致其样貌被丑化，进而导致了皇帝不知其美貌，甚至随意将其赐婚于匈奴首领单于。

景如“凤楼十二重，四户八绮窗。”⁴²或宝物如“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⁴³来塑造女子高贵的地位，而没有点明代言对象之身份，诗中不见“妾”只见“君”。借此，君主成为诗中唯一的显性人物，既掩去了代言对象/我的存在，也暗指妃子/臣子的生活以君主为主。哪怕已经借用了他人的身份来抒发自己的怨念，鲍照依旧担心会被他人发现自己的想法。因此代言仅是鲍照掩盖本意的第一层，并在此基础上模糊代言人物（妃子）或怨念对象（君主）的身份，形成双重掩饰。

鲍照对君主不满之余，也对君主有着万分的忠诚，因此他在表达诚心诗中常是夹怨夹忠的。例如〈采桑〉看似是思妇诗，实则表达了诗人对当代风俗的不满以及对君主的忠诚。“承君郢中美，服义久心诺……君其且调弦，桂酒妾行酌。”⁴⁴，诗中直白地叙述了妃子对君子的忠心，并在最后再次强调自己的决心。可见当鲍照在自荐时，会明确展现妾和君的存在以及两者的主从关系。之所以使用代言，乃因此诗以“灵愿悲渡湘，宓赋笑瀍洛。”⁴⁵两个悲哀的爱情故事作为典故，指涉国家淫乱风气的事实，同时劝谏君主应完成职务，不应沉浸在玩乐之中。虽然鲍照的目的是改良社会风气，但此诗难免会受到那些淫乱风气者的抨击，甚至有可能引起皇帝的怒火。因此诗人在代言的基础上引用典故，借此使鲍照本人无涉于诗歌内容，以避免遭受罪罚。

⁴² 【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150。

⁴³ 【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226。

⁴⁴ 【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137。

⁴⁵ 【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137。

鲍照对君主有着又怨又忠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并不矛盾。⁴⁶但凡涉及君主，诗人大多会采用代言手法来述说自己的思想情感。为了更好地降低自己的存在以及掩盖本意，诗人亦会使用模糊人物和引用典故的手法。借此，鲍照悲凉慷慨的情感与委婉的叙述达到平衡，其委婉体现在手法的运用，而非收起他的满腔怨言。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情感表达方式展现了鲍照的高超技巧，也反映了当时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复杂性。

第二节 对征途的哀叹

鲍照也借代言体乐府诗发出对征途的哀叹，然而这类诗歌的创作却是少有的，仅有〈代别鹤操〉和〈代空城雀〉两篇，而这两首诗的共同点在于以禽鸟作为代言对象。“鸟”的形象早在《山海经》中就已出现，而不同鸟类又有不同之含义。纵观鲍诗，可发现“禽鸟”意象常被运用，且多用以反映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他依据禽鸟的特征与环境赋予它们不同的意象，甚至在对鸟的仔细观察中达到人鸟合一的境界，进而抒发自己的志向与情感。⁴⁷鲍诗中的禽鸟种类虽然丰富，但它们往往展现出失意、孤独的形象，与鲍照抑郁的一生相契合。

鲍照在〈代别鹤操〉和〈代空城雀〉中分别借着不同的飞禽来表现自己在征途所遇到的悲剧，前者讲述与爱人的分别，后者讲述生活的动荡不安。在

⁴⁶ 〈幽兰五首〉以组曲的方式展现了诗人/女子对君主/丈夫的态度变化。女子先是流露出对爱人的思念（其一），后来因爱人迟迟未归而浮现了年华逝去的悲伤（其二），随之慢慢地对背叛诺言的爱人升起了怨恨之心（其三）。然而，女子之后却开始怀疑自己没有才华，害怕爱人归来（其四），最终女子表示了对爱人的忠贞不移（其五）。

⁴⁷ 龙江洪，〈鲍照诗歌的“禽鸟”意象〉，《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页80。

〈代空城雀〉中，鲍照通过为雀代言的方式，讲述了自己苦不堪言的生活。“朝拾野粟，夕饮冰河。”⁴⁸，指涉鲍照贫穷的生活。在鲍照〈松柏篇〉⁴⁹〈代贫贱苦热行〉⁵⁰〈临川王服竟还田里〉⁵¹中可以看出，鲍照的俸禄微薄得难以支撑家庭，他有时需要自己修补家中破损之处，也需要做农活。更何况他常年受旧疾困扰，导致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高飞畏鸢鸢，下飞畏网罗。”⁵²指涉鲍照身为下层士人，在宦场中备受上层士族与庶族夹击，时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处境。如他在刘义庆幕下时，虽然受到了刘义庆的重视，但同时也受到同僚的诽谤与排挤。⁵³在他身为中书舍人时，也因害怕引来杀身之祸而常处于心惊胆跳的状况中，甚至隐藏自己的写作才能以自保。⁵⁴在生活的各种磨难下，鲍照不自禁地为无法反抗的命运发出哀叹。

在鲍照的另一首诗〈代别鹤操〉中，鹤被迫与伴侣分散之后久久无法相见，正如鲍照本人与妻子多年才能够见面。⁵⁵鲍照的一生随着不同人辗转于多个地方，而他与妻子相处的时光除了加入刘义庆幕下之前，或许只有病重的那几

⁴⁸ 【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251。

⁴⁹ 原文：“倾家行药事，颠沛去迎医。”，“资储无担石，儿女皆孩婴”参见【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179。

⁵⁰ 原文：“空庭惭树萱，药饵愧过客。”参见【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200。

⁵¹ 原文：“屏迹勤躬稼，衰疾倚芝药。”参见【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370。

⁵² 【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251。

⁵³ 苏瑞隆著，《鲍照诗文研究》，页 15。

⁵⁴ 鲍照藏拙的原因有二。首先，鲍照曾在刘濬幕下，虽然鲍照在刘濬反叛前就已辞职，但难以保证多疑且残暴的孝武帝是否会突然置其以死刑。其次，“上（孝武帝）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章多鄙言累句。”，若鲍照展现出比孝武帝还高的写作能力，或许会引来杀生之祸。

⁵⁵ 鲍照在 435 年的时候加入临川王刘义庆幕下并赴荆州，在刘义庆逝世的隔年（445 年）成为衡阳王刘义季幕僚且随之从衡阳到梁郡再至徐州，并在 447 年成为兴始王刘濬幕下的侍郎，随其至不同地方，直到 451 年辞侍郎官。他到永安和海虞当县令，而后在 456 年时担任太学博士和中书舍人，并在一年之后被贬至秣陵。他的结局是以临海王刘子项军中鲍参军的身份，于 466 年在战中被杀害。参见 丁福林，《鲍照年谱》，页 37、64、73、84、110、161。

年。当我们理清鲍照的仕宦之路再回看此诗时可以发现，诗中的沧海代表鲍照成为刘义庆幕僚之前与妻子一同在生活的地点——京口，三神山乃蓬莱、方丈、瀛洲⁵⁶，意味着辗转于多处地点。当鲍照终于当上官之后，却“缅然日月驰，远矣绝音仪。”⁵⁷，曾经相互扶持的人如今无法见上一面，此悲痛难以言喻，唯有自己才能真正体会。被视为仙物的“鹤”本身有着向往隐逸生活的含义，同时也是长寿的象征。⁵⁸鲍照为鹤代言，是希望能够突破自己现实中的生命体验，站在一个与他拥有相似经历却富有遗憾的“人物”的角度，去抒发他人难以理解的思想与感受。诗歌表面述说人生与孤鹤一样凄凉，更深一层则表达了诗人想要像传统意义上的鹤一样，过上逍遥的隐逸生活。

选用不同的代言对象，能使诗人通过该代言对象的典故或传统意义，表现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思想。由于鸟类不同于女子那样有着刻板的印象，不同的鸟类可以代表不同的含义，也便于诗人代入到各异的场景和体验去描写自己的心声。鲍照也因此借飞禽的身份表达了许多情感与想法，除了上文所提及的征途上的悲哀，诗人亦在〈代雉朝飞〉⁵⁹中借雉表达自己愿意为知己奉献生命，展现了崇高的志向与决心。可见鲍诗中的飞禽已不只是意象，而是成为了与诗人同等存在的化身。

⁵⁶ 【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164。

⁵⁷ 【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163。

⁵⁸ 梁宇峰，〈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鹤”意象研究〉，《文学界》（理论版）2010 年第 11 期，页 118。

⁵⁹ 雉有着忠贞的意涵。诗中的雉面对死亡全然不畏惧，而是更看重与知己之间的情谊。

第三节 小结

代人立言，同时也是借对方身份为自己立言，这可称作“双向代言”。代言的目的并不在于回顾历史或是给予谏言，而是为了抒发诗人自身的思想与情感。代言对象的出现就像是在诗中做掩护的人，隐藏了诗人自身的存在，并透过自己的话语说出了诗人的心声。它让诗歌的语言变得委婉，也让诗人的情绪得以释放，成为了鲍照敢怒不敢言的最佳手段。为了在如履薄冰的生活中避开来自四面八方的危机，鲍照更是在代言的基础上套用了其他委婉的手法，形成了多层的掩护。不止如此，代言也具备着扩展诗歌内涵的重要功用。由于某些代言对象本身已有传统含义，因此它能够传达出诗中所没有提及的讯息，使诗歌含义变得更加丰富和深厚。当读者对代言体诗有着深入的解读之后就能够以此发现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代言对象的思想情感——诗歌的表面主旨；第二层，诗人的思想情感——诗歌的真实主旨；第三层，诗人的内心想法——诗歌的隐藏观点。可以见得，鲍照使用代言绝不如其他研究所说，仅是为了隐藏自身存在及本意并抒发情感，代言同时也能扩展诗歌的含义并表达诗人没有明说的思想。

第四章 自抒己情——自言

诗人往往都会在诗歌中去抒发内心的喜怒哀乐以及对事物的看法，而抒情言志的方式有很多，自言正是直抒胸臆地传达个人思想情感的手法。相较于其他人对于自言的使用，鲍照自言体乐府诗的特殊点在于“我”或“你”的明显存在，展示了强烈的主体性。可见自言有着强调个人思想与情感的功用，并通过其真实性使读者身临其境，引起共鸣。

鲍照乐府诗中共有二十二首自言体诗，其中十一首诗歌表达了对命运的无可奈何。此类主旨在代言体诗中全然未见，这或是因为“对命运的无奈”是全然之个体体验，不涉及任何人的参与，也并未对掌权者做出抨击。所以鲍照无需借他人之口进行表达，而是纯粹地表现人在面对天命时的渺小。其余的十一首中，有七首诗表达了对征途的哀叹，两首诗歌表达了对君主的不满。这两个主题皆是鲍照在代言体乐府诗中有所撰写的，同样的主题，通过不同的叙述手法进行表达，必然会有不同的效果，这将在下文作详细的分析。

鲍照自言体乐府诗

| 主旨 | 题目 | 自言人物 | 数量 |
|--------|--------------|------|----|
| 对命运的无奈 | 〈代蒿里行〉 | 我 | 11 |
| | 〈代阳春登荆山行〉 | 念者 | |
| | 〈代边居行〉 | 少年 | |
| | 〈代邾街行〉 | 我 | |
| | 〈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一〉 | 我 | |

| | | | |
|--------|---------------|-------|---|
| | 〈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五〉 | 我 | |
| | 〈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十〉 | 君不见 | |
| | 〈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十一〉 | 君不见 | |
| | 〈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十六〉 | 君不见 | |
| | 〈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十七〉 | 君不见 | |
| | 〈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十八〉 | 诸君 | |
| 对征途的哀叹 | 〈代东门行〉 | 倦客、行子 | 7 |
| | 〈代门有车马客行〉 | 我 | |
| | 〈代棹歌行〉 | 羁客 | |
| | 〈代悲哉行〉 | 我 | |
| | 〈代陈思王白马篇〉 | 我 | |
| | 〈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十三〉 | 我 | |
| | 〈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十四〉 | 君不见 | |
| 对君主的不满 | 〈代东武吟〉 | 仆 | 2 |
| | 〈代堂上歌行〉 | 我 | |
| 将死之词 | 〈松柏篇〉 | 余 | 1 |
| 表达清高志向 | 〈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六〉 | 我 | 1 |

第一节 对命运的无奈

据统计，共有十一首自言体诗表达了鲍照对命运的无能为力和哀叹。他有着远大的抱负，但是既无法改变自己出身所带来的不公平待遇，也无法暂停时间的流逝去实现他的理想。鲍照年轻时并未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反而是奋力去做出一番成绩。⁶⁰他在〈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六〉中道：“丈夫生世会几时，安

⁶⁰ 鲍照曾为了获得出路而到荆州拜谒临川王刘义庆，他在多次拜见不果而受人嘲讽之后，怒不可遏地说出了：“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沈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慧，使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明确表达了自己不愿碌碌无为，渴望才华得到展现。后来他通过献诗，终于获得了刘义庆的青睐，并开始了他的仕途。参见【唐】李延寿撰，《南史》，页360。

能蹶躩垂羽翼？”⁶¹，表示自己不愿在短暂的人生中碌碌无为，更是在诗中的最后以古圣贤作为模范，以示贫苦的人生无法磨灭自己的正直之心。然而经过长年累月的光阴流逝和久久没有加官进爵的现实情况，鲍照反抗命运的意志受到磨损、动摇，甚至变得无奈接受命运。面对难以反抗的命运，诗人展现出不同态度，他或是感到愤懑，或是感到灰心，有时也会认为应及时行乐。这些情绪往往混杂在一起，并一同在诗中体现。

诗人对命运的无奈往往伴随着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即对人生短促的哀叹。鲍照常借着植物之生死来展现时间流逝，也意味人的生命就像植物一样仅有短暂的花期。〈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十〉首句“君不见蕤华不终朝，须臾淹冉零落销。”⁶²以木槿花朝开暮谢作为起兴，为人生命的短促做铺垫，引出了最后一句“君当纵意自熙怡。”⁶³，认为人应当依照自己的想法欢乐地过活。此诗与〈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十七〉一杨，皆是透过生与死的强烈对比来强调生命迅速消散。萧瑟的场景使鲍照心头涌上悲凉的思绪，不断流逝的时间更是增添了鲍照的忧愁。此外，鲍照也以冬死春生的植物与人的生命做比较，如〈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五〉的河边草虽不入君主之眼，但它有漫长的生命去等待君主的注意。然而“今我何时当然得，一去永灭入黄泉。”⁶⁴，与野草同样一般渺小的我却没有它们的生命力，又能否在死亡前有所建树呢？可见植物在鲍照自言体乐府诗中起到比喻与对比的作用，通过植物所增添的忧愁以及所引发的对生命的思考，让鲍照明白了人生短促，应该放下生死、名利，及时行乐。

⁶¹ 【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231。

⁶² 【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237。

⁶³ 【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237。

⁶⁴ 【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230。

鲍照是个爱酒之人，其诗常出现酒的身影，且在诗人的主观意识下已成为一种愁绪的意象。在自言体乐府诗中可以看见，鲍照不仅将酒作为诗中的意象，而是真正地将酒作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古人往往借酒消愁或是助兴，可对鲍照而言酒只是逃避现实的工具。面对命运的安排，鲍照无力反抗，只能选择饮酒作乐。在〈代阳春登荆山行〉中，鲍照登上了荆山山顶，看见了繁华的国家与生机勃勃的景色，一片美好的景象却无法解开鲍照内心的忧愁。诗中虽然没有明说鲍照之忧愁，然而这时的鲍照在刘子项幕下作官僚，始终不得其重用，可知鲍照的愁是哀叹自己做官多年都无法进入政治中心。这件事的背后必然与鲍照的出身有所关联，而这却是鲍照无法改变的命运，他只能装作洒脱地接受命运，“且共倾春酒，长歌登山丘。”⁶⁵

当鲍照面对命运展现出自暴自弃的姿态时，酒不再为他带来一时的快乐，也无法帮他逃避现实，反而成为他堕落的象征。鲍照屈服于命运，将自己的未来交付给上天去安排，全然不再有之前抑郁不平的气势以及积极入世的精神。在〈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十八〉里更是说出了“丈夫四十强而仕，余当二十弱冠辰。”⁶⁶如此之言，罕见地展现了诗人知而不做的那面，可见人生困苦对鲍照的打击之深。“但愿樽中九酝满，莫惜床头百个钱。/直得优游卒一岁，何劳辛苦事百年。”⁶⁷这一时刻的鲍照抛弃了高尚的品德以及坚定的志向，欲将仅剩的钱拿来买酒，只为了日下的悠哉。对于贫穷的鲍照而言，一百个铜板不论是对于治疗自己长期以来的疾病或是补贴家里的经济，都是相当重要的，可诗人却

⁶⁵ 【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199。

⁶⁶ 【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243。

⁶⁷ 【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243。

说出了不要吝啬钱并拿来买酒这种话。可见酒在此诗中就像是一个颓丧的标志，展现了一个陷入低谷的，对未来没有展望的诗人形象。

除了植物和酒之外，鲍照也常用“君不见”来表达自己对于命运的无奈。鲍照首创了“君不见”的句式，不仅带来声调上的流畅与抑扬顿挫，也在其中包含了慷慨昂扬之气。君不见在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中共出现在七首诗中，其中五首正是鲍照用来抒发对命运无奈的自言体诗，它们分别是第五首、十、十一、十六、十七首。

| 《拟行路难十八首》 | “君不见”句式 |
|---------------|--|
| 〈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五〉 | 君不见河边草，冬时枯死春满道。 君不见城上日，今暝没尽去，明朝复更出。 |
| 〈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十〉 | 君不见薜华不终朝，须臾淹冉零落销。 |
| 〈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十一〉 | 君不见枯箨走阶庭，何时复青着故茎。 君不见亡灵蒙享祀，何时倾杯竭壶罍。 |
| 〈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十六〉 | 君不见冰上霜，表里阴且寒。 |
| 〈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十七〉 | 君不见春鸟初至时，百草含青俱作花。 |

“君不见”字面意思是君主您没有看见，而连接在君不见之后的皆是一些自然景象，因此君主并非真的没看见，而是不在意。透过这种倾述性的句式，可以看出鲍照内心情绪之浓烈，并强烈渴望君主能够重视他所说的。鲍照所要表达的必然不是那些自然景色，而是其背后所代表的时间流逝、人生短促。正如〈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十一〉首四句表示了植物的死亡和人的逝世，以此作为铺垫，衬托了人生短促而美好一旦错过就或许不再。因此人们应该及时享乐，借着美酒佳肴来消除愁绪，并且我们不该去争夺名利，因为这会导致我

们错过人生中美好的事物。若是将句子中的“君不见”删去固然也能成诗，然而它的气势却不如原本的那样强盛，情感也不如原本的浓烈。“君不见”句式除了强调生命的流逝，也可用来强调人民生活的艰辛。鲍照身为下层士族，对普通百姓的生活有深刻的了解，对于他们的苦难也是感同身受。在〈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十六〉中，诗人以冰上的寒霜来表示民众的生活之苦，只有在阳光照耀时才可以得到片刻的安宁。诗人在诗中直接向君主提出诉求，希望君主能够像太阳那样给予民众安宁、幸福的生活，鲍照本身则因为“年去年来自如削，白发零落不胜冠。”⁶⁸而无法做到什么，这也间接证明了鲍照认为自己在命运面前是微不足道、无能为力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鲍照在自言体诗中会使用许多方式去抒发自己对于命运的无奈，例如以植物起到比喻和对比的作用，以酒起到反衬的作用，以倾述的话语起到强调的作用。鲍照通过植物的生与死来指代人的生与死，进而表达了人生短处，应及时行乐的观点。有时，鲍照也会用野草的渺小与周而复生来与他自己做对比，竟是比野草还不如。当提及酒的时候，我们可以往往借此看到鲍照对与自己命运不同的态度。诗人会通过饮酒来逃避现实的不遇，通过酗酒展现出自己对于实现理想已经灰心丧气，可以看到酒在鲍诗中是个相当消极的意象。而当鲍照使用“君不见”的句式时，则可以看见他抑郁不平的强烈情感夹杂着对于命运的妥协。

⁶⁸ 【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242。

第二节 对征途的哀叹

鲍照边塞诗对后世的影响相当大，他是刘宋时期为数不多书写边塞诗的诗人，并且是其中唯一一个真正到过边疆参军的。⁶⁹正因如此，他才能写出如此真实、动人的边塞诗，并且能开创边塞诗的新题材，站在了军人的立场述说他们的悲惨遭遇。然而其边塞诗大多没采用代言和自言，能够算作自言体诗的只有七首，其中两首述说征途的心酸，五首述说对家乡的思念。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鲍照边塞乐府诗更多是直接以还乡的老兵或战中的士兵的故事去抒发他们的情感。换言之，其边塞诗更多是直接站在群体的角度去书写群体的悲哀，不只限于去抒发自己的苦闷。

唯二表达了鲍照在征途行旅之苦的是〈代陈思王白马篇〉和〈代棹歌行〉，前者作为战争上的军人所写，后者作为羁客书写。相较其他边塞乐府诗，这两首自言体诗值得关注的点在于诗人的内心活动，鲍照在〈代陈思王白马篇〉中就有着细致且丰富的心理描写。〈代陈思王白马篇〉前半首“白马骅角弓……飞沙被远松。”⁷⁰描写了战争的氛围以及战士的艰辛，偏向于外在的刻画，后半首“含悲望两都……知我独为雄。”⁷¹则偏向鲍照内心的思想，展现了从悲哀，到怨恨、愤怒，再到失落，最后是慷慨激昂的情绪变化。诗人四处奔波只为有所建树，却因出身而难以脱颖而出，甚至连从军远征这条更为艰辛的路都无法成功让他留有青名，这导致其身心皆遭受了重大打击。然而，鲍照的爱国之心

⁶⁹ 虽然没有详细记载，但可以肯定诗人曾跟随刘宋诸王参与不同战役，在那过程中尝到了迁移的艰辛、战争的残酷、军人的悲苦。参见 苏瑞隆著，《鲍照诗文研究》，页 129。

⁷⁰ 【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172。

⁷¹ 【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172。

不曾动摇，并在诗中展现了捍卫国家的决心。可见诗歌的后半部细致地描绘了鲍照情绪的变化，并且表示了鲍照的爱国精神与高尚的理想。

在〈代棹歌行〉中，鲍照回忆起作为羁客的日子，四处漂泊，却又没有时间能够停下脚步去休息。此诗共十二句，前四句述说自己无定所，并从第六句开始慢慢自现实的处境转为内心的思想。⁷²“往戢”二句述说鲍照身在战场，心在家乡；“冷冷”二句以动物比喻自身进退艰难的处境；“颺戾”四句则点出主旨，表示了人力的渺小无法逃离环境的推动。最后四句之场景未必是他真实所见，而是透过他的处境所联想到的情形，他在诗歌中实现了现实到内心的视角流动，通过虚实的配合使诗歌层次变得更加丰富。这样的叙述方式使读者得以随着鲍照的思想从现实世界去到他的想象世界，而不会受到现实世界的束缚。李小利《汉魏六朝叙事诗研究》称此为“多幕”式的纵向展开结构，即“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空间活动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⁷³它不仅能够实现时空上的自由转换，也会让情节变得更加曲折、丰富。

可见自言的使用，首先意味着鲍照所描写的全然是自己的感受，没有上升到全部士兵的悲剧，这使得诗人能够更加细微、深刻地描写个人的情绪变化，同时也可以展现自己坚守一生的抱负。其次，由于自言的功能包括抒发并强调个人情感思想，因此诗人在自言体诗中更容易投入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面。换言之，诗人能够自由地随着自己的思想穿梭在不同时间与空间。

⁷² 原文：“羁客离婴时，飘飘无定所。/昔秋寓江介，兹春客河浒。/往戢于役身，愿令怀永楚。/冷冷儵疏潭，邕邕雁循渚。/颺戾长风振，遥曳高帆举。/惊波无留连，舟人不踣伫。”参见【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154。

⁷³ 李小利，《汉魏六朝叙事诗研究》，页19。

自言体诗如何达到以上的功能？我们可以以鲍照的思乡诗进行分析。鲍照对家乡有着无限的思念，却因需要跟随诸王而久久无法回乡，导致理想与思念相互拉扯，使其内心受到羁役之苦的折磨。强烈的悲伤与忧愁导致诗人不自禁寓情于景，笔下之景物皆附上了其主观情感。例如〈代东门行〉“伤禽恶弦惊，倦客恶离声。”和“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连用了“恶”与“苦”，生动展现了内心饱受煎熬的诗人如何感受并看待身边的景物与人事。通过寓情于景的方式，鲍照悲凉的、哀叹的情绪被直抒胸臆地表达出来，使我们能够看见他个人情感之深沉。

另一种能展现个人内心的方式则是在诗中进行对话，其中可以分为与自己的对话和与他人的对话。〈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十四〉以身处战场遥望故乡的情景，刻画了一个极度怀念家乡与妻儿的军人，即鲍照本人。他不仅无法归家去见他的妻儿，甚至有可能因战争而客死异乡，与家人团聚变成一个难以实现的梦。“男儿生世轲轲欲何道？绵忧摧抑起长叹。”⁷⁴，想实现的理想与想见到的人之间只能择一，导致诗人不禁对自己的人生发出长叹。这声长叹不仅叹出了自己的无可奈何，也是在对自己进行人生的提问。虽然鲍照终其一生都未找到两全其美的解答，但我们可以通过这段与自我内心的对话，走入鲍照的内心世界，了解他的想法。〈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十三〉后半首则叙述了一位过客对鲍照说的话。⁷⁵过客回忆起他在鲍照家乡居住时的生活，并向鲍照讲述了鲍妻的忠贞与憔悴，最后希望鲍照不要忘记鲍妻对他的情意深重。诗中的视野从鲍照的

⁷⁴ 【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241。

⁷⁵ 原文：“忽见过客问向我，宁知我家在南城。/答云我曾居君乡，知君游宦在此城。/我行离邑已万里，今方羁役去远征。/来时闻君妇，闺中孀居独宿有贞。/亦云悲朝泣闲房，又闻暮思泪沾裳。/形容憔悴非昔悦，蓬鬓衰颜不复妆。/见此令人有余悲，当愿君怀不暂忘。”参见【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 239。

回忆，现今的处境，再到过客的回忆，形成了时空的巨大跳跃，并层层加深了鲍照的悲伤。经由我与你的对话，文本的内容被扩展，层次更丰富，既展现了鲍照的经历，也展现了鲍照内心的情绪。

可说自言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它通过寓情于景与对话的方式，允许鲍照自由地绘画自己所感知到的世界，并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与思想。这种功能是非自言体诗歌难以实现的，因为边塞诗往往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具有代表性的角度去刻画战争的情况，引起众人的共鸣。因此那些诗歌难以细致地描绘诗人个人的内心世界与情感，罔论抒发诗人的个人意志。

第三节 对君主的不满

鲍照有一自言体诗的叙述手法需特别点出，即王志清所称“众中宣讲”，也就是“叙述者通过作品的叙述套语提示听众的存在”。⁷⁶众中宣讲源于汉乐府的厅堂说唱这一表演形式，而厅堂说唱则与乐府诗的娱乐性有紧密关系。汉乐府有声色娱乐的功能，在汉朝的宴会中，讴员被安排与乐队和舞者合作，将乐府诗演唱出来。⁷⁷这意味着乐府诗的功能从反映现实变成了娱乐宾主。因此，此类乐府诗讲述的非个人情志，而是讲述大众所认知的，所能共鸣的。众中宣讲的使用不仅明确地表示了“我”的存在，更是直接将读者拉入诗中化身为听客。

⁷⁶ 李晓玲，《汉乐府诗叙事艺术研究》（江苏：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12），页29。

⁷⁷ 廖群，《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兼论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对文本的制约和影响》，《文史哲》2005年第3期，页35。

在分析这类自言体乐府诗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掉其情感的感染性和内容的真实性，也不能忽略掉其本质上的娱乐性。

以下以鲍照《代东武吟》⁷⁸分析众中宣讲的运用，该诗开篇便展示了“我”和“你”的同时存在，并将自己放置于较低的地位。这不仅为诗歌接下来的内容做铺垫，也对应了厅堂说唱中表演者与宴会主人的地位关系，同时指射了鲍照在现实中身为臣子的卑微地位。在诗中，鲍照讲述了自己四处奔波却到头来一切全无的悲惨生活，情绪从一开始的平静陈述变为了悲愤和失落，到对以往和今日的落差感到愤愤不平，最后引用田子方的典故表现出了对君主的怨恨和渴望垂帘。面对充满磨难却始终无法建功立业的一生，鲍照直抒胸臆地表达了自己丰富且深刻的情感。众中宣讲通过将读者化身为“主人”纳入诗中，使“我”直接向“你”述说我的事迹，加强了诗歌的真实性和情绪感染力。

然而当我们回看厅堂说唱的特点时，可以发现厅堂说唱使以大众所认知的事作为内容，以便唱给不同身份的听客。然而鲍诗的众中宣讲所讲述的却全然个体的经历与体验。鲍照似乎只是为了强调自我的存在，所以才在开篇使用开场套语来引起众人的关注。而听众就像是被强行拉入鲍照的世界，若是没有与鲍照相似经历的人或许只能够做到理解和感受，却无法真正有所共鸣。此外，因厅堂说唱需吸引听众将故事听完，所以会制造曲折的情节和生动的场景，在

⁷⁸ 原文：“主人且勿喧，贱子歌一言。/仆本寒乡士，出身蒙汉恩。始随张校尉，招募到河源。/后逐李轻车，追虏出塞垣。密途亘万里，宁岁犹七奔。/肌力尽鞍甲，心思历凉温。将军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时事一朝异，孤绩谁复论。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豚。昔如鞲上鹰，今似槛中猿。/徒结千载恨，空负百年怨。/弃席思君幄，疲马恋君轩。/愿垂晋主惠，不愧田子魂。”参见【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页159。

表达方面亦会制造幽默诙谐的效果，并使用奇思奇语。⁷⁹但这些元素在〈代东武吟〉却一个不见，可说鲍照的众中宣讲仅采用了厅堂说唱的娱乐性质，而没有真正继承此形式。

鲍照〈代堂上歌行〉的情况与〈代东武吟〉相同，虽然此诗所描述的是在宫廷之内的欢乐事迹，但两首诗在叙述上同样没有转折和离奇之处。我推测鲍照使用众中宣讲有两种可能性，一、鲍照想要继承汉乐府的表演形式，但只成功模仿了它的开场套语，而没有真正学到其精髓。二、鲍照乃是通过娱乐的外表去包装自己的本意。我们可以看到〈代堂上歌行〉和〈代东武吟〉同样都是用来表达君主的薄情并述说对其的不满。这两首诗歌是唯二表现对君主的怨念的自言体乐府诗，也是鲍照乐府诗中唯二采用众中宣讲的。可以推测，诗人之所以敢以自己的真实身份抒发对君主的怨念，是因为用了娱乐的形式使这些诗歌变成了不登大雅之堂、玩笑的话语，那些有权力者自然也不会在意这些诗歌。

第四节 小结

在自言体诗中，诗人的意图是明显的，情绪是直抒胸臆的，“我”（鲍照本人）在诗中的显性存在更是意味着诗歌所表达的都是他发自内心的感受。而在自言体诗中，鲍照使用了许多方法来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个人情感和个人抱负。他会过寓情于景的方式去绘画他的悲剧世界，并在之中加上了植物这种

⁷⁹ 潘啸龙，〈汉乐府的娱乐职能及其对艺术表现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0 第 6 期，页 168-171。

常见的景物来展现生命的生与死，也会使用他现实生活中喜爱的酒来表现他的人生态度，这些方法使鲍照能细致地展现他内心复杂的情感及其坚守的志向。

在叙述方面，鲍照采用对话的方式制造不同的效果，“君不见”句式能够加强鲍照的情感；众中宣讲能够让鲍照以娱乐的方式说出真心话；于文内说话能够让文本的层次变得更加丰富、内容更充实。正因鲍照在自言体诗中使用了不同的方式去展现他的内心，我们才能够看到鲍照对于命运的看法，也可以看到他对于征途以及君主的感受。

第五章 结语

诗歌相较其他文体，有着更强烈的抒情性和朦胧感，所以读者容易产生共鸣，亦容易误解诗歌主旨。正因如此，对“代言”和“自言”的辨析至关重要。代言是代他人而言，该言论之下必然隐藏了诗人真实的想法；自言是自抒己情，所写的必然是鲍照的真情实感。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进而导致读者对诗歌的理解有所不同，这便是此研究的重要之处。

代言和自言该怎么使用？什么时候使用？简而言之，当诗人有着强烈的情感却又需要掩饰自己的情感思想时，便使用代言；能够直抒胸臆时，便使用自言。当然，它们的作用不仅限于此。代言的功能除了摘除诗人在诗中的存在以及掩盖诗人的本意与情感，也能够表达诗歌中所没有言说的深层意涵。自言除却强调诗人情感并刻画细腻的情感变化之外，也有利于诗人书写他所感知的世界及其个人的内心世界，并表达个人之志向。

当然，自言体乐府歌与代言体乐府歌能够达到以上的效果，必然少不了其他手法的加持。由于代言体诗歌需要的是掩饰本意，因此鲍照常用委婉的表达手法来形成双层甚至多层的掩饰，其中包括模糊代言对象的身份使读者无法确认代言对象或所怨者之身份，以及使用典故将讯息隐藏在内。而自言体诗歌需要的是强调本意，因此鲍照会在诗中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展现个人的思想情感，而非群体的故事。这些方式包括寓情于景、比喻、对比、反衬、对话等

等，不同手法有不同功效，而其手法之使用目的皆在于强调诗人个人之情志及展现诗人之内心世界。

虽然代言与自言相差甚远，但在鲍照的代言体和自言体诗中都能看见“对君主的不满”和“对征途的哀叹”这两个主旨。这是因为代言体诗中对艰难的仕宦之路所抒发的哀怨，都伴随着对于君主不善用贤才的不满，而其自言体诗中看似勇于表达自己对于君主的怨与忠，实则需要借着众中宣讲的娱乐性来加以掩护。可见它们虽是对立的叙述手法，却又时而参杂了另一手法的特点。鲍照在代言体乐府诗中本可以将其思想隐藏得更隐秘，却选择使用已有传统意涵或经典故事的代言对象来强调诗人情绪和诗歌主旨，更何况创作主体在第一人称叙述手法本就比在第三人称叙述手法中有着更明显的存在。而自言体诗本是为了直抒胸臆，但鲍照却在自言体诗歌中说了禁忌的话题，因此需要借娱乐的借口进行掩饰。

当理解了代言和自言的使用之后再回看鲍诗，即可发现他书写了许多与君主和命运相关的诗歌。鲍照对于君主的态度是怨、忠兼备的，不满君主是鲍照怀才不遇而自然产生的情感，而忠诚君主是鲍照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讲究臣与君的关系，君主必须以礼代臣，臣必须要忠于君主，只有两者都完成好自己的职责，国家秩序才不会被打乱。正因如此，哪怕鲍照在仕宦之路上遇到许多困难，都不曾想过以其他旁门左道的方式来获得权力，而是坚定地向着君主展示自己为国奉献的决心。鲍照不仅忠君，他也爱国。他愿意为了守护国家边疆而付出生命，他希望改善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也斥责社会淫乱之风。鲍照以上的行为，显然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出发，而是为了使国家能够变得更加美好，达到国富民安的愿景。

然而理想与现实终究是有差距的，鲍照终其一生都没能成功建功立业，而他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归结在命运之上。诗人在自言诗中直白地讲述了自己来不及在不断流失的时间内有所建树，也认情了命运的不公。他在仕宦之路看不见未来，却又无法归家与家人相聚，而他自身也受贫困和疾病所困扰，生活上接二连三地打击导致了鲍照被迫接受命运。他甚至会提出人生短处、及时行乐的观点来逃避现实，以慰藉自我。通过鲍照的一生可以断定，最终在鲍照思想中占据上风的是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而消极避世的道家玄学只是在鲍照陷入低迷时的想法。

在本文的最后，提出一个缺憾，也望未来有机会再做补充。此论文虽对鲍照乐府诗的代言与自言手法有详细的论述，但是缺乏了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在运用两个不同叙述手法时，鲍照偶尔会使用同个结构或者修辞，如诗人惯用先扬后抑的叙事结构来凸显诗歌主旨，善用示现来刻画场景。同样的结构和修辞分别出现在代言体诗和自言体诗时会有什么差别？这是本文缺乏论述的。

参考文献

古籍

1. 【汉】班固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南朝宋】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 【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2017。
4. 【唐】杜甫著、夏华等编译，《杜甫诗集》，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
5. 【唐】李延寿撰，《南史》，北京：中华书局，2012。
6.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
7. 【清】刘熙载，《艺概》，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5。
8. 【清】沈德潜选，《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1963。

专书

1. 陈敬介，《“俊逸”鲍参军：南朝元嘉三大家之鲍照诗研究》，台北：读册文化，2000。
2. 陈桥生，《刘宋诗歌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
3. 丁福林，《鲍照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 管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论》，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黄叔琳注、李洋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6. 林嵩山著,《鲍照乐府彙解》,花莲:真义出版社,1987。
7. 罗宗强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
8. 梅家玲,《汉魏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台北:里仁书局,1997。
9. 苏瑞隆著,《鲍照诗文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 王先霏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1. 王志清,《晋宋乐府诗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12. 萧涤非著、萧海川辑补,《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增补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13. 钟优民著,《社会诗人鲍照》,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学位论文

1. 陈珂,《南朝代言体诗研究》,漳州:闽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2. 陈孟莹,《鲍照乐府诗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论文,2020。
3. 胡祥华,《汉魏六朝代言体诗探析》,芜湖: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
4. 李小利,《汉魏六朝叙事诗研究》,芜湖: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5. 李晓玲,《汉乐府诗叙事艺术研究》,江苏: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12。
6. 刘芳,《魏晋南北朝代言体诗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论文,2009。
7. 刘峰,《魏晋南北朝叙事诗研究》,山东: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1。
8. 沈玲,《鲍照乐府诗研究》,江苏: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02。

9. 于海峰,《汉魏晋南北朝边塞乐府诗研究》,北京: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博士研究生论文,2012。

期刊论文

1. 陈勇,〈刘裕与晋宋之际的寒门士族〉,《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页31-40。
2. 丁福林,〈试论鲍照诗歌的“俊逸”特色〉,《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页15-20。
3. 杜晓利,〈富有生命力的文献研究法〉,《上海教育科研》2013年第2期,页1。
4. 葛晓音,〈鲍照“代”乐府体探析——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页21-32。
5. 李军,〈“代言体”辨识〉,《鄂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页7-10。
6. 梁宇峰,〈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鹤”意象研究〉,《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11期,页118-119。
7. 廖群,〈“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文史哲》1999年第6期,页57-63。
8. 廖群,〈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兼论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对文本的制约和影响〉,《文史哲》2005年第3期,页33-39。
9. 龙江洪,〈鲍照诗歌的“禽鸟”意象〉,《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页78-80。

10. 毛若苓,〈刘宋中期政局与鲍照的人生困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页46-54。
11. 潘啸龙,〈汉乐府的娱乐职能及其对艺术表现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页159-172。
12. 吴大顺,〈鲍照拟乐府与文人乐府体的建构〉,《中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4期,页43-49。
13. 吴怀东、王雅娴,〈论鲍照与道教——以鲍照涉道诗歌为中心〉,《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页119-128。
14. 杨华,〈骚怨传统、文化记忆与王昭君形象的文学建构〉,《浙江学刊》2021年第4期,页228-238。
15. 俞乐,〈闺怨的代言与自言——唐代闺怨诗与女性生活〉,《青年文学家》2021年第9期,页88-89。